

公立医院不能走豪华路线

【今日视点】

武汉同济医院综合医疗大楼走“高端路线”，面对的是高知、高干及其他有特殊医疗需求的人群。引人注意的是综合医疗大楼首次设立了3层VIP病房，套间床位费1000元/天至1200元/天。大楼的7层和8层是妇产科病房，均为VIP病房。
(8月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未停止。也就是说，在医院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，有着广大纳税人的贡献，因此公立医院只能定位为为大多数人服务。开设贵宾病房后尽管并不拒绝为一般患者服务，但这必定导致医院优质资源被优先供应给少数“贵宾”，一般患者难免被排除在优质资源之外，这是对医院公益性的违背。
在发达国家，公立医院主要为一般患者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。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这篇报道中，“曾在国外生活的杨女士”就介绍，“在英国，公立医院一般都比较朴素，条件相比并不太好，但重要的是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就医需求”。

如果市场对贵宾病房有需求，应该交由私立医院去满足，公立医院不应盲目跟风。另外，私立医院不能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与补贴，所以能够享受这些待遇的公立医院参与贵宾服务竞争，也会在两种性质医院之间形成不公平竞争，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与壮大，及我国医疗机构性质多样化目标不利。

医疗服务是一种不可替代性商品，人们无论贫富都须享受，但是医疗服务又是一种相对稀缺与昂贵的资源，因而单纯依靠市场难以消化与解决，而且医疗服务市场化，必然导致部分人有病难医，从而制造巨大的道德风险，必要的人道主义与社会善良难以实现。所以，在将贵宾式服务交由市场解决的同时，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责，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，削弱其走向市场化的冲动。
(魏文彪 江西 职员)



张瑞说新闻

卖身、卖器官有点泛滥

近来，卖身、卖器官的吆喝声越来越多了，甚至有点泛滥成灾。前几天本报刊登过一个女孩要“卖身救父”的新闻，昨天又有一位小帅哥嚷着要卖身或者卖器官，欲以此换点钱，帮女朋友做人流手术。
这些叫卖自己的人，一般都有一个高尚的理由：为了救父母、救子女、救亲友等等。因为理由高尚，所以都有了可以堂而皇之、大行其道的“幌子”。

换来同情，反而让不少人倒胃口，有人甚至质疑：这样的卖身是不是有其他目的？
我绝对相信，吆喝卖身或者卖器官的这些人当中，的确有人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，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。我也无法排除，这当中有人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另有目的。而且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卖身、卖器官者虽然吆喝声不小，但最终买卖成交的寥寥无几。

比如这位要卖自己帮助女友流产的小帅哥，凄凄惨惨地向我们的记者倒了几肚子的苦水。才19岁的他，不仅女友要流产，还得了性病。再比如，那位要卖身救父的女孩，反复宣称自己是处女，没有

不管怎样，我认为卖身、卖器官都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。遇到困难了，需要别人帮助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用身体交易作为筹码，我想，是无法换来真正的爱心的。

听听肇事者妻子的抱怨

昨天凌晨两点多，南京有辆轿车一头扎进大客车的车肚里。
肇事者受伤了。奇怪的是，肇事者的妻子赶到现场后，居然对她的丈夫抱怨不停：什么恨死丈夫喝酒了，什么讨厌丈夫应酬实在太多了，什么醉酒后就不该开车了，等等，甚至要求交警赶紧吊销丈夫的驾照，并称这次车祸对她丈夫也是个血的教训！
即便是火烧眉毛的时候，即便是丈夫受伤急需抢

救的时候，我们也千万别责怪这位妻子的唠唠叨叨，也不要觉得她不近人情。事实上，我很能理解这位女士的复杂感受。
是啊，究竟有什么样的应酬，需要夜夜笙歌？需要经常饮酒到凌晨？而醉酒之后仍然开车上路，更是一种不珍惜自己和家庭、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。
但愿，肇事者妻子的那番抱怨，能让那些经常“应酬”到深夜、并醉酒开车的人，受到触动。

商业贿赂是只什么黑手？

【公民发言】

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，全国查处的6972件商业贿赂案中，工程建设、医药购销等六大领域和银行信贷、证券期货等九个方面的案件5480起，超过一半的商业贿赂案件集中在工程建设和医药购销领域。
(8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)
住房、医疗、教育被称作老百姓身上的三大负担。“超过一半的商业贿赂案件集中在工程建设和医药购销领域”的严峻事实，再联系到日前曝光的教材回扣等教育方面的商业贿赂案，这使我们相信，不严厉打击商业贿赂，老百姓的负担就难以减轻。
以医药购销为例，数字显示，单药品回扣这一项商业贿赂，每年就侵吞国有资产达7.72亿元。卫生部部长高强说，商业贿赂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，而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、提成，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

耗材，既损害患者健康，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。显然，收受贿赂的医生、药剂科主任、院长和行贿的医药代表等等是主要的受益者。肥了硕鼠，亏了国家，害了患者。在这种状况下，药费能不畸高吗？老百姓哪能看得起病？
再以教育方面的商业贿赂为例。教材出版业曾连续两年进入“中国十大暴利行业”排行榜，购书回扣被称作高校腐败重灾区。此外，高校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商业贿赂同样触目惊心。正如有人感叹：“不斩断商业贿赂这只黑手，‘上学贵’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。”
可以说，当工程建设、医药购销等商业贿赂得到有效治理之际，三大负担给老百姓造成的重压才可能得到减轻。
(秦淮川 江苏 职员)

本版言论除评论员文章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
wfwcbxyh@vip.sohu.net

南京话本

重视公交危机

8月2日的《郑州晚报》报道了一条有趣的新闻，一名上班族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：《建议老年公交卡上下班高峰失效》，引发了网友的激烈争议，某网站的一项调查吸引了3739人参加，其中赞成老年公交卡在上下班高峰期失效的有2126人，占被调查人数的56.86%。

持卡老人在上班高峰乘车，给中青年上班添堵，这不是老人的错：有道是“路上无闲人”，老人也不想上班高峰去挤车，实在是有事必须出门。挑起这场争议的“元凶”，不是哪一人哪一帖，而是落后的城市公交。
帖子里还提到了让座问题，“(上班时遇到老年人)如果我们让了座，对得起道德，对不起自己；如果不让，对得起自己，对不起道德，很难为情。”我不忍心指责这位“道德挣扎者”，按现在的公交情况，如果要求中青年随时为老年人让座，那么他们恐怕十有八九站着上班。如果公交够发达，又何来一些人的“道德挣扎”？

公交拥挤不堪，乘车难、等车难等问题不光郑州有，南京也有，前段时间媒体还列出了南京最难坐的10条公交线，相信在这些公交线附近的南京人，每天也为挤公交累得够呛。“公交危机”引发的道德问题早就有了，多表现为不排队、“凭力气”上车等等；要求老年人错时乘车、上下班不想为老年人让座，这是新近出现的“状况”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不会会出现其它“缺德乘车”、“违法乘车”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郑州的公交危机，希望我们南京能够引以为戒。
(嘉宾主持 成彪)



“企业诚信联盟”面目模糊

【漫话天下】

□单士兵 / 文 艺静 / 图

北京正在筹建“企业诚信联盟”获得了企业积极响应。(8月2日《新京报》)
首先要搞清楚的是，对加入联盟的企业来说，谁给了它们“诚信企业”的身份。我注意到，“企业诚信联盟”对于加盟企业要求的标准，仅仅停留在“正规化经营的企业、能正常开展自主经营活动、视人才为第一生产力”。这样的标准，让我哑然失笑，试想，那些不是正规经营的企业，它们合法的身份与正常的经营能力都得不到保证，又谈什么“诚信企业”呢？由此可见，这个“企业诚信联盟”的审查标准，完全就是一个“虚设的标准”。更可笑的是，能够赋予这些企业的“诚信资格”的最重要的主体，即广大消费者，却集体失语。没有了消费者的认可，这样的诚信企业，其本身的诚信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？

病危杀人嫌犯不该救吗？

【热点纵论】

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，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。郭宝尚住院后，救治需要医药费，但嫌犯亲属说出不起，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，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。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，《河南商报》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。此举见报后，却引发各方争议。
(8月2日《河南商报》)

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，杀人嫌犯受伤后接受治疗是常识性场景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似乎警方和医

院都很积极。医院嘛，职责是救死扶伤，是否嫌犯并无附加条件；警方救治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更是为了取证的需要。遗憾的是，在此事件中，医院表现出了公众熟悉的那种冷漠无情，警方则是令人不解的麻木不仁。该争议的是医院、是警方，而绝非那位可爱的记者。
规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救命是超越所有规则的第一要务。嫌犯在没有判刑之前依然是推定无罪，其权利义务和普通入并无二致，此为一；二是即便是犯人，其生命权依然应该得到保护。如今的这种怪现象是“嫌犯死了活该”的传统思

维在作祟。医院如此，警方亦如此，逻辑上给人一种社会群体性法制淡漠和缺乏现代人权观念的印象。
由此而言，恰恰是记者的“越位”拯救了医院的道义形象，挽回了警方失职的后果。悲哀的是，记者确乎不应承担如此的社会责任。出现这种困扰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懈怠，公共服务部门的冷漠，使本来明晰的社会责任混乱不清，导致公众对“作为”和“不作为”的判断失衡，这才是记者救助嫌犯引发社会争议的根本原因。
(张敬伟 江苏 公务员)

给玩家发“工资”一天花掉1063万，当天利润下滑15%

史玉柱闹“革命”伤及自身？



“白花花的银子一天就流出去1063万元，这么干下去公司的利益恐怕很难保证。”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昨天向记者抱怨。他还透露，公司不少高管都对董事长史玉柱力推的“工资”模式心存疑虑。
上月底，网络游戏征途宣布给玩家发“工资”。史玉柱称这是继点卡、免费模式后，网游商业模式的“第三次革命”。当时曾有媒体猜测该模式将导致征途利润下滑并向史玉柱求证。史的答复是，征途目前利润水平较高，

拿出一部份反馈给玩家可以接受的。同时，新模式将吸引新玩家加盟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利润损失。
不过，实际情况可能超出史玉柱的估计。据征途高管介绍，发“工资”推出当天，玩家就从公司领走1000多万元。“虽然头几天有一定特殊性，但对利润的影响究竟多大，我们心里都没底”。这位高管介绍，初步测算下来，虽然玩家人数当天上升数万人，但公司利润水平下降了10%以上。
笔者昨天就此访问了征途董事长

史玉柱。史玉柱表示，研究新模式时曾做过预算，估计每个月要给玩家发放1500万到2000万左右“工资”。从这几天实施的情况看，不排除超出原来预算的可能，也可能导致公司盈利水平略微下降。不过对月利润700万美金的盈利规模，是完全能承受的。史玉柱说。
史玉柱表示，所谓“大账”要从公司长远发展看。征途公司年底还要推出一个重量级新产品，建立自己的产品线，因此，建立品牌、营造游戏

社区内的和谐气氛，培养玩家忠诚度，打造优秀的娱乐平台是基础工作。发“工资”模式实际上等于把利润的一部份反馈给玩家，降低每个玩家的娱乐成本，是对玩家最实在的回报。另外，发“工资”已经带来旺盛的人气，虽然单个玩家娱乐成本降低了，但由于“蛋糕”做大了，对整体盈利的影响完全可以控制。即便单款游戏盈利水平受到影响，但培养起来的客户忠诚度和品牌形象，也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目前征途的人气已远远超过同行的想象。